

沂蒙紅綢



沂蒙红缨

——山东民兵斗争故事选

山东省军区政治部编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选编

GDM 30 / 23

835

497

封面画

陈国力



沂蒙红缨

——山东民兵斗争故事选

山东省军区政治部编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农村读物出版社重印

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9印张 406,000字

1977年3月第1版 197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,001—300,000

书号 3168·93 定价 0.98 元

“农村版图书”出版说明

遵照毛主席“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”的教导，我们从全国近期出版的图书中，选拔出一批适合农村需要的读物，作为“农村版图书”出版，向全国农村推广发行。

“农村版图书”以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针，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，根据党的政治任务、农村各项方针政策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需要进行选编。读者对象是广大贫下中农、农村知识青年、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村中小学教师。“农村版图书”的内容，包括政治读物、社会科学基础读物、文学艺术读物、文化科学读物以及工具书等。

选编“农村版图书”是件新的工作，希望广大读者和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。

农村版图书编选小组

目 录

秋 嫂	赵宝琪	(1)
金山虎赶会	铁 民 正 方	(22)
烈火春风	邹革武	(42)
智擒刁猴头	李 友 剑 秋	(61)
特殊战斗	罗辑明 李贞寅	(73)
山城春雷	丁履阶	(89)
夺 药	王汝昆	(112)
万 山 峪	魏树海	(126)
回汉联防队	马济民	(141)
秧歌队长	杨 光 李品三	(160)
海 味 馆	杨学宽	(174)
长桥风云	张荣新 耿 毅 董继顺	(193)
流 霞 岭	张翊翔	(229)
虎穴送雷	单连涛	(253)
枣林红缨	葛孚常 匡万平	(264)
云山脚下斩“长蛇”	董广田	(282)
火烧机场	马承龙 巩武威	(298)
佃户村的战斗	贾祥伦	(317)
月夜巡逻	冯 丰 张 钊	(337)
牵“牛”记	仲 惠 穆 屏	(355)

盐滩风云·····	刘天剑	(373)
湖上歼敌·····	王仲山	(393)
三省庄的火光·····	曹歌伍	(410)
夜上凌云崮·····	韩保宏	(426)
石雷滚滚·····	张辉斌	(442)
击风搏浪·····	王寿成	(458)
清河炮声·····	耿 柏 张荣新	(472)
斩断魔爪·····	李贵珍 杨恩亮 田洪祥	(486)
九 龙 口·····	群 慧	(504)
小 交 通·····	卢振中	(522)
结业典礼·····	李志清	(534)
巧取黄庙救亲人·····	杨 力	(550)
白云山猎手·····	董乃德 吕宗斌	(569)
碧海奇兵·····	杨正龙	(587)

秋 嫂

赵 宝 琪

—

连绵的秋雨，淅淅沥沥下了一夜，天亮时才停下来。

大清早，县城内狭窄的鱼市街上，还积存着一汪汪雨水，房檐上也在不紧不慢地流着水滴。街道两旁，稀稀拉拉摆着盛有各种湖产的鱼篮和箩筐。几个荷枪实弹的伪军在蛮横地盘查行人，穿戴不三不四的便衣特务，也在人丛中鬼鬼祟祟地串游。整个鱼市笼罩着阴森恐怖的气氛。

卖鱼的人们，个个紧绷着脸，露出焦急不安的神情。这当儿，从北面人群里走出一个头戴苇笠、身背鱼篮的妇女。看上去有三十出头的岁数，细高条身材，一双深邃、聪慧的大眼睛，显示出一副沉着、刚毅的性格。她就是鱼郎埠村的党小组长，湖上印刷站的负责人秋嫂。这时，从她身旁走过的两个商贩悄声交谈着：“瞧今天这阵势，准是又出事了！”

“嗯，你没见南大街光华书局的门板上，贴上封条了！”

听到这些，秋嫂心里一怔，立即机警地环视了一下，发现身后隔不远，有个身穿长衫的人紧跟着她，便放慢脚步，猛地回头看去，只见那人急忙扭过脸，闪进一条胡同里。她看着那人的身影，觉得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似的，却一时想

不起是谁，就又镇定自若地往鱼市口走去。

秋嫂从那紧张的空气里，敏锐地感觉到发生了意外情况，下意识地摸了摸身后的鱼篮，心想：给县委油印的重要文件全放在里面，如果敌人搜查……正想着，她一眼望见离鱼市口不远的地方，一个厨师打扮的人在和卖鱼的打着价儿。“是他！好，就这样办！”顿时，秋嫂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。她拿定主意，走到路旁的水沟边，伸手往鱼篮里撩了几把水，站起身，扶了扶头上的苇笠，加快脚步，又往前走。

“站住，良民证！”在鱼市口检查行人的一个伪军喝道。

秋嫂收住脚步，看了那伪军一眼，从容不迫地掏出一个小布包，取出一张印着“良民证”字样的硬纸片递过去：“喏，看看吧！”

正在这时，一个瘦长个子伪军官，鬼头鬼脑地从鱼市里走出来，从那个伪军手里要过“良民证”仔细看了看，又眨巴着一对老鼠眼，上下打量了一遍，最后把目光落到鱼篮上。他眼珠子一转，狡猾地笑了笑说：“嘿嘿，好鲤鱼！”

秋嫂见这家伙过来要抓鱼篮，便敏捷地摘下苇笠，向那个厨师大声招呼道：“那不是顺昌号的王掌柜吗？”

厨师老王听到招呼，扭头瞥见了秋嫂，赶忙走到跟前说：“哎呀！是秋嫂，你咋才来？要不等你这老主顾，我早买上货回去了！今几个，背来的啥鱼？”

“鲤鱼。”秋嫂回答了一句，又爽快地说：“料你也得等咱这鱼，看，活蹦乱跳，全是才上湖的鲜货！你不是还要两只鳖吗？也带来了！”

“好哇，真是买卖兴隆，全靠老主顾啊！”老王说着一扭

脸，象才发现老熟人似的，对那伪军官说：“哟，侯队长也在这儿。来，提上只鳖！这玩意儿肉鲜味美，能解五毒、养身体，是咱东平湖的特产，就是在湖边上也是难得呀！这只送你啦，提回去炖锅鸡子王八汤，补补身子骨！”

听老王这么一说，这个保安小队长早就馋得咂嘴唇了。他一把接过鳖，满脸堆笑地说：“走吧，别误了买卖。晚上，小弟办完了差事，咱俩喝上四两！”

“好，算我请客！”老王一边引着秋嫂走，一边大声应道。

来到顺昌饭馆，秋嫂刚走进内屋，一个商人打扮的人站起来，亲热地招呼道：“秋嫂，快坐下！”说着，接下秋嫂手里的鱼篮。

“老梁同志！”秋嫂见到县委派来的老梁，十分惊喜。她拉过一条凳子坐下，低声问道：“敌人搜查这么紧，出了啥事？”

老梁欠起身，往前挪了挪凳子，严肃地说：“现在党内出了叛徒，昨天夜里日寇宪兵队查封了我们的秘密联络站光华书局。今天一早，敌人又增岗加哨，盘查行人。据得到的情报看，敌人是在打我们湖上印刷站的主意！”

“出了叛徒！是谁？”秋嫂咬了咬牙，气愤地问。

“正在追查。秋嫂，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叛徒、内奸，比公开的敌人还危险呐！对这种民族败类，党和人民是决不会饶恕他们的！”老梁站起来，来回踱了几步，问道：“秋嫂，县委那份文件印好了没有？”

“好了！”秋嫂说着提过鱼篮，拾出鱼，从一个大荷叶下面，拿出一个荷叶包，递给老梁。

老梁接过来，打开取出一份，赞许地看着，心想：这上面倾注着秋嫂多少心血啊！他放下文件，兴奋而又郑重地说：“目前，全国形势发展很快，我们已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的阶段。就咱县来说，地下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力量也正在迅速发展壮大。这就要求我们把党中央的指示和当前的形势、任务，及时地宣传给广大抗日军民，进一步激发起抗战热忱。”老梁望着入神静听的秋嫂，沉了沉说：“县委让我转告你，湖上印刷站是泰西地区唯一的印刷机关，也是何玉秋同志用生命把它保护下来的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都要保证印刷站的安全！”

“是何玉秋同志……”一句话，勾起了秋嫂难忘的回忆：

何玉秋是秋嫂的丈夫。湖里生，湖里长，小伙伴们都亲切地叫他秋哥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，积极参加抗日活动，入党后负责湖上印刷站的工作。一年前的一个深夜，一位来鱼郎埠取文件的同志，不料被敌人发现了。几十个鬼子和汉奸闯进村里，挨家搜查，还把全村群众赶到一起，用机枪逼着交出那个进村的人。因情况突然，严重威胁着印刷站的安全。在这关键时刻，为了印刷站和革命同志的安全，何玉秋挺身而出，拿过伴随自己战斗的那只鱼篮，郑重地交给秋嫂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湖上印刷站是革命的火种，一定要保住它！”说完，飞身跑向村外。敌人发现后，立即追去，随即传来一阵枪声……

丈夫牺牲后，秋嫂十分沉痛，却从没掉过一滴泪。“湖上印刷站是革命的火种，一定要保住它！”丈夫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，早已在秋嫂心底里形成一个坚强的信念，把全部的感情和心血都倾注在印刷站上。

此时此刻，秋嫂两眼射出坚毅的目光。她站起来，恳求道：“老梁同志，快下达任务吧！”

“好！”老梁从包裹里取出一个纸卷，递给秋嫂说：“针对我县当前对敌斗争的实际情况，县委决定明天召集区委书记会议，重新组织学习毛主席一九三九年写的《必须制裁反动派》那篇重要文献，研究具体措施。因此，今夜一定要赶印出来！”他等秋嫂把那卷纸收藏好，又满怀深情地道：“几年来，我们印了不少毛主席、党中央的指示和文件，象阵阵春风，吹进了革命人民的心里，也象一发发重型炮弹，狠狠地打击了敌人。因此，敌人对这个小小的印刷站，又怕又恨，千方百计想搞掉它。从种种迹象来看，敌人很可能使用更加阴险、卑鄙的手段破坏它！再说，和你一起工作的小王、小莲，还都缺乏斗争经验。你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呵！”

“老梁同志，请县委放心。不管困难多大，我一定象玉秋那样，保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！”秋嫂说完，告别了老梁，走出了顺昌饭馆。

老梁透过窗户，以无限信赖的心情，一直目送秋嫂走出街口。

二

傍晚时分，东平湖的上空，堆积着一块块灰色的云团，远处水蒙蒙的湖面上，飘浮着星星点点的渔帆，夹杂在水草中的菱角叶儿，象被硝烟熏过一样，在波浪中晃动着。

秋嫂大步流星来到湖岸上，了望了一下四周，便放声唱起渔歌：

东平湖哟宽又长，
乌云滚滚起波浪。
渔家撒下千重网哟，
要把那鳖蟹全捉光……

歌声未落，前面不远的一湾芦荡里也唱了起来：

渔家船头站哟，
眼睛闪闪亮，
满腔仇恨聚心头哟，
怎怕那狂风和恶浪！

歌声起处，箭一般钻出一只小船。撑船的是个十六、七岁的姑娘，头扎一条长辫，辫梢上用红头绳结着朵花儿。她喊了声“嫂子”，便撑船向秋嫂驶来。

“小莲，叫你等久了。”秋嫂亲切地说。

“嫂子，今儿咋来这么晚？”

“快走，今天任务紧急！”没等那船靠岸，秋嫂纵身跳上船头。她放下鱼篮，摘掉苇笠，理了理耳边的乱发，接过船篙，叉开两腿，把竹篙轻轻一点，小船便“嗖嗖”地离开岸边，直向鱼郎埠飞去。

鱼郎埠是一个住着几十户渔民的小村。三面靠水，一面连着陆地。从县城到这儿，走水路十里左右，绕着湖岸走旱路，足有十五里。

“嫂子，你快说说，有啥紧急任务？”坐在船沿上的小莲，火急火燎地问。

秋嫂看看船快到湖心了，收住篙，转脸对小莲低声说：“县委交给我们一篇毛主席在延安的重要讲演，要今夜赶印出来！”

“毛主席？”小莲象是自言自语地说，“毛主席住哪？”

“在延安啊！”

“延安！”小莲睁着两只大眼，望着湖畔远处的山峰，向往地说：“嫂子，咱要见到毛主席，该多好啊！”

“小莲，甭性急哟，等抗战胜利了，再打倒了那帮大大小小骑在人民头上的渔霸、地主、坏蛋，建立了咱穷人当家做主的国家，咱就能见到毛主席！”秋嫂微笑着说。

“嫂子，咱见到了毛主席，该说些啥呀？”小莲微笑着询问。

“咱就说，毛主席，俺这些过去被人瞧不起的渔家女，在您老人家的领导下，也参加了打鬼子、锄汉奸的斗争呵！”

秋嫂见小莲听得出神，就又奋力撑了几篙。小船很快越过一段开阔水面，进了一个丈来宽的堤口，来到一荡芦苇边。秋嫂看看快到村了，便低声对小莲嘱咐道：“靠岸后，你回家，我去丁大叔家里，让小王下午把这份文件刻出版来，晚上好印！”小莲点点头。姑嫂俩下船后，各自走了。

傍黑的时候，鱼郎埠村东、南、西三面的湖边上，停靠着一只只归来的渔船。渔民们用竹篙撑着，把鱼网晾到树杈上，房檐上，木架上。于是，小小的鱼郎埠，到处弥漫着鱼虾的腥味儿。

秋嫂在丁大叔家开完党小组会，带着刻好的蜡版，很快回到家里。她家座落在村子的西南角上。西边和南边隔不几家就是湖岸。走进大门，便看到两棵挺拔的白杨树。北屋门口种着一架吊瓜，瓜架两侧，各有一口小配房。东屋里冲门放着一架织布机，上面还有一些布没织完。秋嫂走进正房，往灯里添了些油，点着，又从头上取下一根发簪子，挑了挑

灯花，屋里顿时明亮起来。

小莲一手拿着两个菱角面饼子，一手端着小鱼碟走进来。“嫂子，快吃饭吧！”

秋嫂应着，放好蜡版，接过热乎乎的饼子和鱼，亲切地看了看小莲，便香甜地吃起来。

多年来，秋嫂对小莲就象对待自己的亲妹妹那样关心，冬做棉，夏缝单，知冷知暖。秋嫂见小莲一天天大了，常常给她讲述穷人翻身求解放的道理。小莲呢，自然对秋嫂很尊重，她见嫂子和哥哥没黑没白的为印刷站操心，就尽力做些家务活儿。自从哥哥牺牲以后，姑嫂俩不但在生活上相依为命，而且是两个革命的战友了。

“嫂子，今夜咱咋干？”

“刚才研究决定，为了缩小目标，便于活动，就由咱姊妹俩连夜赶印。”她把小莲轻轻拉到身边，接着说：“咱们的任务很艰巨啊！你想想，敌人调动那么多的人马，下那么大的本钱，搜查不出印刷站来，能死心吗？它们狗急跳墙，什么坏点子都使得出来。咱要随时准备应付各种意外的情况呵！”

“嗯！”小莲眨眨眼，答应着，象是完全领会了嫂子的话。

“啪，啪，啪！”突然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。

“嫂子，来人了！”说着，小莲站起来要去开门。

秋嫂忙拉住小莲，说：“慢！”她紧锁双眉，望着屋外，脑子里急速地分析着：是谁呢？是丁大叔和小王？不，叫门的暗号不对呀！是上级来人了？不，要来人老梁会告诉的。想到这里，秋嫂对小莲说：“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都要小心沉着！”

小莲点点头，朝院门走去。她刚把门板拉开，猛地踉踉跄跄走进一个人来。

“谁？”小莲带上门，连忙问。

“小，小莲，小声点，是我！”

小莲凑过去一看，惊奇地问道：“于先生，你……”

“路上，碰上鬼子的巡逻队，打伤了腿。”那人喘着粗气，催促着说：“快，快扶我到屋里去！”

站在屋里的秋嫂，从话音中听出是县抗日协会副会长于俊文。顿时，她一双犀利的眼睛里，闪过警惕的神色。她略一沉思，接着大步迈出门来，把于俊文扶到西屋里的床上，点着灯，转身对小莲说：“来，端灯照着亮，我给于先生包包伤！”

在昏黄的灯光下，于俊文本来就没有血色的脸，更加苍白。他低着头，两手摀着那条受伤的腿，一听秋嫂要给他包伤，象触到电一样，抽搐了一下，急忙推脱说：“秋嫂，不用了，我在路上撕块衬襟包上了，一个抗日战士，共产党员，把一生都献给了革命，还怕这点伤吗！”说着，他故意抬了抬那条受伤的腿，让秋嫂、小莲看。

“瞧，淌了这么多血，还说不重呢！”秋嫂撕了团棉花，给他擦拭着腿上的血。擦完，正要伸手解那块渗出血的包扎布，于俊文慌忙挡架，连声说：“不用了，不用了！”秋嫂只好停下手，说：“不换也好，好生歇歇吧，这就给你去做饭。”

小莲做饭去了。秋嫂打发于俊文歇下，就手攥着那团棉花回到正房，坐在灯下，思索着眼前发生的一切……

于俊文是河沟镇人，离鱼郎埠只有五里路，他家是这一

带有名的财主。秋嫂和丈夫曾经租过他家的渔船，因为交鱼顶租，常来常往，也就认识了这位在县城教书的少东家。日寇侵占东平湖那年冬天，于俊文到沿湖几个村来，还到秋嫂家里坐过一会儿。从那，这位于先生参加了抗日工作，入党后，被组织派去担任县抗日协会副会长。此时此刻，秋嫂想了许许多多：是啊，在过去的岁月里，不知有多少同志到这儿来，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，同吃一锅饭，同喝一锅汤，也不知有多少同志来养过伤、藏过身，都是秋嫂给他们包伤口、洗血衣，从不推辞。为啥面前这个于俊文，听说要给他包伤口，就躲躲闪闪？难道这里面还有见不得人的秘密？想着想着，秋嫂一眼瞅见手里那团棉花，心里立时升起一个疑团？凡是干了的血迹颜色都暗，而眼前这团血棉为啥这样新鲜呢……她蓦地站起来，随手从头上取下那根尖细的发簪，猛地刺向左手的食指。霎时，手指上便冒出了殷红的血珠。

“嫂子，你的手！”小莲一步跨进门来，惊叫道。

“小莲，来，尝尝这血！”秋嫂忙摆手不叫小莲声张，把手指伸过去，又把那团血棉递给她。

“哎呀，味不一样！你手上的血咸，这棉花上的血又苦又涩，这是咋回事？”

秋嫂十分肯定地回答：“看样子于俊文没有受伤……”

“假装的？他为啥假装呢！”小莲追问道。

秋嫂没有急于回答，她望着棉团，沉思起来：

“是呵，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谜底揭开！他假装受伤到这里来，难道……”

她正想着，于俊文拉着一条腿闯进来，一屁股坐在凳子上，说：“秋嫂，还没睡啊！”

“天还早，有些缝缝补补的活路还等着做哩！”秋嫂随口应着，抬头看了于俊文一眼，立刻警觉到他突然闯进来，一定有鬼。心想：来的好，我正要攻他一下，探一个究竟呢！秋嫂知道，如果和他细啦慢谈，一是时间紧迫，二是难以一时弄清他葫芦里装的啥药。俗话说：“作贼心虚”。于是就开门见山地问：“于先生，你受那么重的伤，不在屋里躺着，想必有要紧的事吧？”

果然于俊文被这一招弄得措手不及，乱了阵脚，急得脸上冒出一粒粒豆大的汗珠子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是，是有件要紧的事啊！”

秋嫂见于俊文有些慌乱，又紧追一句：“有啥事？你就直说吧！只要能办到的，我尽力去办！”

于俊文假作镇静，压低声音，显出十分神秘的样子说：“眼下风声很紧啊，城里书局被封了，宪兵队又在查咱湖上印刷站。事关紧要，我作为一个献身抗日的革命志士，怎能不担心、焦急啊！时间紧迫，我没来得及和组织联系，先赶来湖上，你快带我去通知他们转移！”

秋嫂一边听他表白，一边暗暗琢磨：目前我党活动都在地下，他怎么会公开暴露身份？印刷站对外都是单线联系，他怎么直接插手？斗争越是复杂、残酷，越要头脑清醒，决不能泄露半点党的机密。于是她装出故作同情和无可奈何的样子，说：“照你这么说，这真是件大事，可惜，那什么‘印花站’，我听都没听说过，怎么带你去啊？”

“秋嫂，这事有关革命的大局、同志们的安全，你一向忠诚老实，为人厚道，这保卫印刷站的事，可不能开玩笑哇！”于俊文装作一本正经地说。